

《紅樓夢》裏眾「家的」

姐見了她們都要叫「媽媽」的。

《紅樓夢》中對重要「家的」人物的塑造，各有特色：「周瑞家的」「心性乖滑」、「王善保家的」「沒成算」、「秦顯家的」「能幹」……都在曹雪芹的筆下「各顯身手」，栩栩如生。「周瑞家的」精明在於該出手時就出手，你看她在幫着薛姨媽處理金桂死亡之事時的沉着冷靜伶牙俐齒，就知道她有股內斂的精氣；「王善保家的」「沒成算」則不免「尷尬人難免尷尬事」：臉上捱了探春一巴掌的是她，抄檢反「檢」出自己外孫女司棋私情的也是她——面對「現世現報」她除了「又氣又臊」，只有「打着自己的臉」罵自己；「秦顯家的」在接手廚房差事之後，立刻雷厲風行地分頭送禮、籠絡同事，雖然最後空歡喜一場還要「貼補虧空」，但她弄權使術的「才幹」着實令人驚嘆。

曹雪芹塑造「家的」人物的藝術手法，除了單寫還有交織：抄檢時要不是有「周瑞家的」在場，司棋的事也許就蒙混過去了；「秦顯家的」能那麼「興頭」，端賴「林之孝家的」派遣——關係都複雜着呢！



過眼錄 劉俊
逢周二見報

在《紅樓夢》眾多的人物群像中，有一群特殊的人物形象不可小覷：她們或推動情節發展；或烘托小說氣氛；或增色人間百態；或呈現賈府內情……在小說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，而曹雪芹對她們的精心塑造，也意味着這群人物在《紅樓夢》中並非無足輕重——這就是小說中「家的」人物系列。

「家的」是《紅樓夢》中常用的一種表達方式，意指賈府家僕中有些頭臉人物的媳婦，如「賴大家的」、「周瑞家的」——類似民間用「屋裏的」指代妻子。《紅樓夢》中「家的」人物系列，除了「賴大家的」和「周瑞家的」，還包括「林之孝家的」、「秦顯家的」、「王善保家的」等等。這些「家的」或是陪房，或是因為丈夫在賈府中大小都管點事或是主子的親信，所以她們在女眷這邊，也都屬於能跟「上頭」說上話的女僕頭目，有些資格老的，連少爺小

鄰居故事

不知不覺來到深圳這座城市已經超過一年，因為疫情，大多數時間我都在住處與公司之間「兩點一線」，除了待在公司寫字樓裏，其餘大多數時間我都待在不到三百呎的公寓中，倒也能從鄰居的日常中看到些人生百態。

房間的旁邊是一間皮草間，我剛搬到公寓時，還分不清這棟大廈中的諸多公司，看到完全未整理的房間，以及旁邊房間裏裝滿了床單，下意識地走進房間，請房間裏的工作人員為我清理一下。對面的工作人員尷尬卻不失禮貌地來了一句「您這間房好像不是我們公司管理」，讓我意識到這棟樓裏的房間，就如同曾經坐落在尖沙咀的諸多「賓館」，一層之中，別有洞天。

住在斜對面的是一對中年夫妻，我並不清楚他們的工作，可他們宅家的時間竟然比我這個「宅男」還長，而且總是很自在地大開房門，經常能不经意看到穿着睡衣躺在床上看劇的夫妻。男主人倒是很體諒女主人，抽

煙的時候都自覺到樓道中，可煙味倒是不自覺地鑽進了我這個小小房間。

味道無孔不入，聲音更是穿透力極強。有一段時間，工作繁忙，周末午覺成了我最大的慰藉，可某一天突然聽到對面傳來「倒數五個數，上購物車鏈接！」瞬間我的睡意全無。起初還以為是樓道中有人在外放某寶的直播間，可直到一整個周末過去，完全沉浸地體驗了從選品到直播的「全流程」，我才反應過來，我對門儼然成為了「直播孵化室」。或許被叨擾的人們性格不像我一般隨意，一周過去，直播的美女帥哥們拖着小箱子，離開了這小小房間。

更多的鄰居們，有時待個三天，有時待個半個月，如同這座城市裏的過客一樣，都在尋找着屬於自己的機會。



漂遊記 杜若
laser.li.hk@gmail.com
逢周二見報

南瓜自由

萬聖節剛過，南瓜們又組成了自己一年一度的「明星陣容」，從甜到鹹，從西方到東方。換一個文化語境，即使我們不過節，也總歸知道這時候的南瓜最好吃，別管什麼烹飪手法，可能不能讓她完整地走出廚房，從此番角度來看，南瓜還真的是「十一月的寵兒」。

據說萬聖節跟南瓜的親緣關係，在最早開始是不確定的，任性的凱爾特人們選擇用土豆雕成「傑克燈」，原因很簡單，手邊有什麼就拿什麼，怎麼方便怎麼來。可就是如此不假思索的決定，愣是被大自然將了一軍，多年後因為大規模的霜霉病爆發，導致土豆幾乎滅絕。別說是拿來雕刻，就連做菜都是問題。後來愛爾蘭人移民到美國，發現了南瓜這個「寶藏」，好吃又好玩，拿來雕刻成燈籠，竟然更好看！果然正確的決定才經得起歷史考驗，南瓜燈就從那一刻開始，成為了萬聖節最經典的標誌。

當然，也要感謝這一天，讓更多人知道了南瓜的好，可以不發光，但不能不入饌。你看聰明的墨西哥大廚們，動動心思就會把一小塊一小塊南瓜塞進Taco，讓食客們在蛋白質的天堂裏，還能同時享受到蔬菜的美好。如果挑對了品種，自家的烤南瓜也能成為宴請賓朋的一道「硬菜」，切成滾刀塊，塗上蜂蜜再撒一點點海鹽，烤成邊緣焦香，天！朋友們大概都會對你刮目相看了。

中國的南瓜種類雖然不比美國多，但味道卻都是實打實經得起考驗，到今天還有誰沒聽過「貝貝南瓜」的鼎鼎大名？圓滾滾的身子裏既包含栗子的甜香，也有紅薯的軟糯，基本吃不到纖維，包裏的是用嘴一抿，布丁一樣的嫩滑感徐徐散開，心裏一驚，從沒想過自己能對着一勺南瓜泥怦然心動。別忘了最後再磕一把香香甜甜的南瓜子，且聊且盡歡吧。



食色 判答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

頭腦和胃有點相似，能被它消化的東西才有用。

漫條思理 鄭辛遙
逢周二、四見報

衣着穿搭造型，加上臉上的美妝和手部的美甲，這三大主題，被視為時尚的標準組合，但卻缺少了頭上的髮式。我認為髮型在整個所謂美的組合中，佔了很重要的位置，試想擁有穿搭、美妝和美甲三項，唯獨沒有一頭美髮配合，是否有點美中不足？若說天生麗質也必須用美妝品來配襯，這些論調，只是一般商業性質上的觀點，審美眼光各有不同，對美的取態也各自有不同的焦點，髮型則是基本要求。純粹以商業角度來看美的標

準，一身優雅的衣着造型，臉上完美的妝容，再配合一雙精緻的玉手，毋庸置疑就是美的結合。漂亮衣飾和氣質妝容之外，還要有予人美感的雙手，雖然美甲盛行，但仍然比較會被忽略，如果想要有完美的整體組合，可從美甲方面加強雙手的吸引力。

秋冬季節在美甲前，先讓雙手增強護理肌膚，美甲的同時替手部滋潤，配合今季的流行色調，顯白膚色的酒紅色甲油和最佳搭配的墨綠色，兩者都是既低調、又充滿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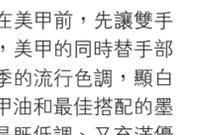
雅的气息，如果想時尚一點，不妨在酒紅色上加金色素，酒紅是今個秋冬妝容的焦點，可以利用美甲來搭配臉上的美妝，達至相得益彰的效果。

喜愛獨特風格，黑色大理石紋的美甲色調會適合你，時尚又兼有個人特色，亦可以加些金色作配，把略顯平凡的石頭紋色變得更柔美。漸層暈染色調近年極行，今季有更多色彩選擇，像藍色和粉色彩類，可營造更豐富的色彩。一樣呈現時尚節奏的透明感甲油，灰色系

整體的搭配觀念

列配銀色最理想，米色則除了透明感強外，還間接讓手指顯得更修長。

每季流行色調看起來總是差不多，但總有一個主調，今季則強調整體的結合，可簡單從美甲加強完美的觀感。



衣尚 蕙蕙
逢周二、四見報

「戀愛腦」

情、或者社會營造的傳統標準來獲得自我認同，抨擊某些愛情故事中的性別不平等，便成為女性意識覺醒後形成的普遍共識。換言之，「無條件痴情」的戀愛觀不香了，人們更願意為拿得起放得下的「大女主」拍手叫好。

當然，網上也有一些聲音為王寶釧喊冤，認為「勇敢追求愛情、執著信守諾言」的人不應該被指責，那些不分青紅皂白挖苦揶揄「戀愛腦」的，不過是害怕被愛情所傷，害怕付出不到回報，才開始批判愛情，拒絕愛情，甚至



十八彎 關爾
逢周二見報

尖東有條麼地道

括當時出任財政大臣的蘇納克。

在香港，過去十年少數族裔人口上升了約百分之七十，其中又以來自印度、巴基斯坦和尼泊爾的南亞裔人口增長明顯。根據政府統計數據，二〇〇一年，在香港合法居留的印度裔有一萬七千二百餘人，佔總人口約百分之零點三，其中約二成在香港出生。二〇〇六年，香港的印度裔有二萬零四百餘人，佔總人口亦是百分之零點三。到了二〇一六年，香港的印度裔有三萬六千四百



童眼觀世 梁戴
逢周二、四見報

《解憂雜貨店》

自我、成全他人，以及人際的命運可以互相影響。雜貨店老闆從來不會向諮詢者明示解說，只對他們開解慰問，然後提出可供思考的意見。

《解》劇以成井豐的改編版為藍本，像日本的同名電影般，結構包含了「鮮魚店音樂人」、「浪矢老闆與情人」、「懷孕的Green River」和「迷失的小狗」等章節（內地電影版有「崇拜米高積遜的男孩」情節在此沒有出現），另輔以三位青年孤兒的行動事



文藝中年 輕羽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嘲諷重視愛情的人。

誠然，追求勢均力敵、理性健康的戀愛關係，值得鼓勵和讚許，但對「王寶釧們」的群嘲，也應警惕成為一種上帝視角的傲慢與偏見。一味地反對「戀愛腦」，將事業代替愛情，當作對女性價值新的評判標準，只會讓我們從一種困境陷入另一種困境。

說到底，愛情本來就與「絕對清醒」絕緣。世界上沒有處理感情事務的「万能公式」，用一句「戀愛腦，不足取」來對他人的人生選擇貼標籤，未免忽視了人性和情感的複雜性。

真正應該被推崇的，是每個人在愛他人時，也別忘了愛自己。可以為愛義無反顧、全情投入，但不能成為他人的依附。在人生的價值排序裏，愛情可以是第一，但不應該是唯一。

餘人，成為繼菲律賓和印尼僱工之後，城中第三大少數裔族群。最新的二〇二一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，香港印度裔有四萬二千五百六十九人。

印度的兩大宗教：印度教和錫克教，均在香港設有廟宇供信徒進行宗教活動。包括位於跑馬地黃泥涌道的印度廟，位於灣仔皇后大道東的錫克教廟等。而一間空置多年、位於粉嶺皇后山的印度廟，為香港罕見的蓮花形建築物，二〇一〇年被評為三級歷史建築。

走在尖沙咀東部繁華的麼地道上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腳下的這條路，自一九〇九年始，是以印度商人麼地命名，以紀念麼地當年捐款協助香港大學成立以及其他對香港的貢獻。

件，結合而成緊扣相連的段段人情關係。

近期公演的《解》劇，除了個別演員作出更替，整體表演效果與四年前的版本大致相同。由於葵青劇院的舞台空間較寬闊，故此布景設計師以不同類型的傢具分布成多個小演區，演員穿梭往來演區之間，又或配合燈光的明暗，讓劇情迅速前行。我覺得導演盡用布景上的方寸之地，甚至兩邊台側的通道，以及舞台上方的高台亦作焦點。然而，有些場面既因演員的距離甚遠，又或演員需要以對角線方式移動，致令角色的行動變得疏離和失焦。倘若布景能夠化繁為簡，突顯小說有關時間流轉的意念，更能刺激觀眾的想像空間。

鄉鎮街市

與這個鄉鎮街市結緣始於十九年前，當時我們從九龍搬去新界居住，街市離家幾分鐘車程，每周去一兩次，那裏魚肉菜非常新鮮。街市攤檔不超過二十家，只開半天。也許因我是新客，也可能我帶着非職業主婦的笨拙，總之所有檔主很快認識了我，極關照，有的曾做蘿蔔糕送我，有的為我做食品半加工，割魚絞肉多方指導，街市的好東西吃過不少，好人也結識了不少。

在那裏住了七八年後，我們又搬回了九龍，但因物業仍在，節假日會過去看看，只是極少光顧此街市了。匆匆又是逾十年過去，最近我們返回新界居住，每周都去該街市轉轉，好開心啊，親切感又回來了。

某日在麵包店，老闆娘突然問：「你家人好大個女了吧？」我很吃驚：「你怎知我家孫女名字？」她說我那時常去買包，聽工人姐姐「然然然」地叫。較熟悉的檔主皆在問我家小朋友的情況，也將自家孩子、老人的情況告知我，豬肉檔李太太婆百歲仍健在，牛肉檔林生抱孫啦！菜檔趙太太五個子女全部「出身」啦！那位賣鮮雞鮮魚的檔主更是問了多次：「要不要送貨？」



紅塵記事 慕秋
逢周二見報